



《臺灣，你好》

——臺灣好行，最美佛大徵文
比賽

臺灣，你好

“啊……”

這是一聲發自內心的吶喊，向著天，向著海，向著大山。站立在寶島臺灣的土地上，如果有人問我“想對這美麗的島嶼說點什麼？”我想，只有一聲吶喊。這吶喊中，有悲傷，有成長，有興奮，有不捨……更多的是片熱土在我今後的回憶裡埋下了情懷的種子，也許有一天這顆種子會長成參天大樹，我將再次來到佛大，向著遠處的龜山島吶喊出那刻骨的青春。

在台 129 天，生命里程中微不足道的一段光陰，卻有著無法衡量的份量。

2016 年 2 月 18 日下午 12 點 43 分，剛下飛機的我懷著激動興奮的心情見到了和藹的接機老師蕭慧茹，坐上了發往宜蘭的可愛嶄新的校車。坐在車裡的我終於第一次真正的見到了小學課本中所描繪的——寶島臺灣，而此時車窗外飛馳而過風景就像一位美麗的少女在提醒我珍惜這次浪漫的邂逅。

十天後，當我剛剛開始享受這乾淨整潔的蘭院新宿舍，友好體貼的新室友，食色俱佳的蘋果早餐，風景秀美的佛大校園，風趣幽默的上課氛圍和親切禮貌的校車師傅等等這一切如同初戀般的美好生活時。突然一道閃電，猝不及防的破壞了這份美好。

如果有人說生活就是因為有了如此多的意想不到才會變得豐富多彩，那我寧願選擇平淡安穩的幸福。同一所大學而來，同一間宿舍，我起晚了會主動幫我買好早餐，好看的電影會立刻跟我分享，我一轉頭就能看到的那個躺在床上告訴我校車上經常坐在第一排的女同學很漂亮的哥們，在我們沒有一絲防備的情況下被大海帶走了生命。

而就在幾天前我為他拍攝的這張赤腳走在沙灘上的照片成了他最後一張照片，他用一個背影將這份短暫而深厚的友情烙印在了我心裡。



事發一天后我們就見到了從大陸趕來的他的父母、舅舅和大陸的老師，他的父母看起來十分面善，可是人生至痛—中年喪子，他還是家裡的獨子。大海無情的吞沒了他，任他的父母、校長、老師、同學、海巡署官兵、民間救難志願團體和許許多多的佛光法師的呼喊與尋找都不見他的蹤影。

直升機在天空盤旋，潛水官兵義勇的在危險海域搜尋，他的母親已經泣不成聲，嘴唇乾裂，顫抖的手甚至端不起水杯。他的父親個子不高，微顫的雙腿支撐著疲憊的身體屹立在事發的海岸邊，佈滿血絲的雙眼閃著希望的淚光，雙手合實的看著遠方，落寞的身影帶著些許威嚴，後來他父親告訴我他是這個家僅剩的支柱了，他不能倒下！而此刻的我說什麼安慰的話都是如此蒼白，只能忍住心裡的悲痛，深深的擁抱他們。

在第8天的清晨，屍體被靈山寺覺年主持的信徒出海捕魚時撈起。在這幾天校長、學務長、國際處老師，心理老師，覺年主持和同學們等等如此多人的日夜陪同照顧下，他的父母帶著悲痛的心情接受這讓人不忍面對的現實。

就在當晚，在覺年主持的見證下，在靈山寺的大殿裡，我與另外3個兄弟手持香火正式的拜了他的父母為乾爹乾媽。我很清楚這不只是一個形式，而是一份責任！

之後佛光大學師生與臺灣社會各界人士集體在台為我的這位好兄弟舉辦了告別儀式。捧著骨灰到機場送他和父母時，嘴裡喊著他的名字，心情十分複雜，在臺灣這奇妙的緣分，讓我多了一對父母三個兄弟。

後來，國際處的老師，心理老師和覺年師傅好多人都很關心我們的生活狀況，也會經常找我們聊天談心。特別是覺年師傅跟我們聊到生命教育，讓我獲益良多，這次的不幸，讓我悲傷，讓我哭泣，讓我如此發自肺腑的主動去喊在我生命中不曾有交集的兩個人“爸爸媽媽”這就是人性與情感的力量。

在這件事之後我釋懷了許多以前與朋友或者父母的矛盾，得到更多的是一種感恩的心，此時的我就好像涅槃的鳳凰，開始並好好把握未來嶄新的生活。

“把感情放平穩，全身心的投入到佛大的新的學習中來。”這是乾爸乾媽走時的叮囑，也是我明白應該立刻去做的，我選了佛教學系週一早晨的課，週一是一個星期的開始，在佛學院跟著老師一起來回顧

整理過往然後規劃明媚的未來，用一顆淡然的心，靜靜的感受周遭的美好，是那樣的空靈自然、和諧淡雅這是我從未體會過的愜意課堂，這時靜靜的看一眼校園，好美。

後面還有軟體課，我本以為這會同我大陸的課程一樣，老師耐心的把一個軟體教好。但事實證明是我太天真了，老師將三款 Adobe 軟體互通式的教學，利用 3 款軟體共同製作一個視頻特效，從繪圖到視頻的剪輯，將 3 款軟體的特點體現的淋漓盡致，不得不佩服老師融會貫通教學方式。



而我最喜歡的一門課就是宋銘老師的廣播節目製作這門課，宋老師是一個非常樂觀幽默的老師，而且心系社會，經常上課與我們進行社會熱點的互動交流，並且對我們交換生十分照顧，後來我還聽說他拿過兩次臺灣金鐘獎，這讓我產生了對學校授課老師履歷的興趣，通過上網查詢發現原來佛大的老師們在社會上都有很高的聲望並且獲得過很多的獎項榮譽，有很多都是臺灣各界的知名人士，這讓身為他們學生的我既激動又興奮。

當然，在佛大的日子裡，除了上課學習我也參與了學校或同學組織的許多活動，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佛誕節的活動，這個活動有點像大陸的美食節，但是最驚喜的是學校給我們每位同學發了一百元餐券在佛誕節這天可以任性吃喝。這天整個雲起樓都沉浸在節日的歡快氣氛中。同學們在自己愛吃的攤點排著隊，中間的舞臺上還有擊鼓表演和抽獎活動，我們在佛誕節這天吃的很爽、玩的很開心。

之後我還與隔壁的室友一起報名參加了傳播系主辦的主播爭霸賽，初賽的時候我們挺緊張

的，因為之前從來沒有在如此專業的演播室面對攝影機念過稿，初賽的整個比賽環境讓我有種好像就在電視臺播出節目的幻覺，不得不佩服傳播系主辦比賽的專業與用心。也許是自己幸運，我與隔壁宿舍的室友都進入了決賽，決賽時主辦方還請來了現任的TVBS 主播—張愛晶老師來擔任評委，比賽結果是當場評分公佈的，在進入決賽的12個人中，我拿到了第三名，我隔壁的室友拿到的是第一名，激動中的我們當晚就拿著獎金大吃了一頓，不得不說臺灣夜市的美味是擁有讓人忘記時間與煩惱的魔力的，嘻嘻。

當然來臺灣不能總呆在學校裡，總要去臺灣各處的美景逛逛的，我也像其他陸生一樣，以宿舍所在地宜蘭為起點，參觀到了臺灣大大小小的各個知名景點，後來發現旅途中讓我最快樂的並不是去到了哪裡，而是和朋友一起旅行的歡聲笑語和每個景點當地人民的熱情招待。每次出行都有不同的夥伴一起，有一同來臺灣卻並不相識的大陸各地的同學，也有馬來西亞的同學、臺灣本地的同學特別是一些臺灣當地的少數民族同學，每一次都充滿了新鮮與歡樂，大家雖然之前並不熟悉，但通過佛光大學這個平臺，讓我們有了這份緣分相聚，相識，並且一同旅行。這種五湖四海的友誼就像一顆塵封的珍珠，我們的相聚會讓它褪去塵土，閃閃發亮。

當有些親切餐廳老闆或者民宿阿嬤問我們來臺灣的感覺怎麼樣時，我們說的更多的都是不捨得離開，其中還會有阿嬤要介紹女朋友給我，這讓我有些受寵若驚。但當我們聊到地震這個字眼時，我會有些哭笑不得。記得，來臺灣第一次遇到地震時，我還在宿舍床上躺著，明顯的震動感，嚇的我這個從來沒經歷過地震的“男子漢”，只穿著一條內褲就跑出了宿舍。地震不大，很快過去後，我立刻給我老媽對了視頻，我媽看著驚魂未定的我笑著說：“經歷了地震了吧？你媽年輕的時候也經歷過地震呢，比你淡定多了！”這個時候我內心的想法是：“視頻裡這個真的是親媽麼？”後來又經歷了幾次地震，其中有一次震感比較強，我宿舍櫃子上的蘋果都掉下來了，但我好像已經適應了這種不時震一下的感覺，還挺刺激的。聽說還有其他陸生同學在上課時，感到地震來了直接鑽進了桌子底下，還有課堂上直接奪門而出的，相比之下臺灣當地的老師和同學都淡定的多，地震對他們來說就像下午茶點一樣，所以這讓班級裡唯一一個躲在桌子底下的陸生同學甚是尷尬。後來我也瞭解了宿舍和學校的抗震級別，8級以下對我們是夠不會成威脅的，而臺灣大都小震，小震屬於釋放地底能量，這樣子大地震發生的機率才會更小，所以睡在如此堅固的宿舍裡，我還是安心的。

說到這裡，其實來臺灣前我還有一個小小的心願，就是見到星雲大師，之後聽說有一個寺廟體驗營的活動可以到佛光山體驗寺廟生活，老師說能不能見到星雲大師就要看緣份了，總之我第一時間就報名參加了。不得不說緣分是一種很奇妙的事情，在寺院生活的第二天晚上就有幸見到了星雲大師並得到了大師的開示。坐在輪椅上的年邁的大師精彩紛呈的講了兩個小時之後，是開放提問時間，我也積極的上前找大師解疑答惑，當看到大師面前的水杯一動未動時，突然想到大師已經兩個多小時一口水沒喝了，而我們剛進會堂的時候大師考慮到年輕人的口味還特意給我們一人兩瓶養樂多喝，所以我在提問結束後，不知哪裡來的一股力量驅使我立刻上臺為大師端了一杯茶，之後大師說這是他在臺上講了75年來第一次有人為他端茶，我突然有股熱淚湧上眼眶



，不是因為這杯茶，而是覺得這樣一位如此受世界敬仰的大師即便是在坐在輪椅上眼耳不靈的情況下仍然專注在與我們的交流上以至於講了兩個多小時都沒有喝上一口水，他用平實質樸的語言傳道解惑與我們青年人，他笑起來的那一份寧靜慈祥就好像人間的星雲一般即便是黑夜也能指引我們青年一代前進的道路，當然在寺廟生活中還有許多帶給我們驚喜與歡樂的地方，在這裡我就不多說了，我認為這種體驗真的只有親身經歷了才能感受到佛光山的那一份美好。

最後，就像電影裡說的那樣，幸福總是短暫的，美好的時光如同白駒過隙，我已將竹風蘭雨刻在回憶裡，伴著對下一次的邂逅的期待，我會在對岸思念，海峽不是距離，風浪阻隔不了情感，鬥轉星移的變幻只會加強我擁抱的熱情。希望有一天，我能在這裡安度晚年，即使那時昏花的雙眼已看不清腳下的蘭陽平原，我仍會記得當年夕陽下的奔跑，那是我難忘的青春。